

一生之计 在于夏

◎阿紫

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年五六月间我就睡不好觉。原因在于楼下有一条美食街,附近有一所学院。初夏时节正逢毕业季,每天晚上楼下露天摆下许多桌分手宴。那些即将离开校园的学子通宵狂欢大声喧哗,我们这些周边居民叫苦不迭。

“这些人大学白念了,自私自利,走上社会负分起步……”每每被吵得一宿一宿失眠,我就会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相关文章还挣得若干稿费,可以去买些安眠药。

几年前,疫情影响下分手宴不能办了,没想到风气就此改变。近几年毕业季的夜晚,楼下安安静静的。也许学子们早就不想搞这种毕业狂欢了,只是被惯性裹挟,一旦刹了车,顺坡下驴废止了这种陋习,还居民以清静。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一生之计呢?对于国人,夏天似乎具有重要地位。遥想1981年夏天,通过“小升初”考试,我考上了本市排名前二的一所省重点初中。大红光荣榜在父母所在工厂大门口贴了一个星期,3000多人上下班都能看到。那是父母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他们和周围人都预测我这一生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入校之后,我发现自己和同学们完全不同。他们大多出自高知或干部家庭,除了教材,父母还为他们选购参考资料,进行课外辅导。而我一旦没考好,父亲只知道让我将试卷再做几遍,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怎样能读好书。课余时间,同学们扎堆聊天,我往往插不上话,知识面差距太大,久而久之十分孤立。

1984年夏天,中考过后我面临选择,考分只够去排名靠后的一所省重点高中,也可以去读中专。为了保险起见,父亲让我选择后者。相比初中同学,中专同学家境普遍差一些,但放在社会上仍属中上。

到了1988年夏天,一纸毕业分配介绍信将我送进了一家化工厂,那家厂效益几乎是系统内倒数第一。那年月工作调动极难,毕业分配被认为决定终身命运。然而没几年,企业开始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大半同学离开单位成了自由人。到了21世纪初,几家效益很好的企业也改制成股份制了。我们厂很早就奄奄一息,却顽强地挺到了最后,几年前才买断工龄。算算从单位获得的收益,我超过了绝大多数同学。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年我考上省重点初中,全家人都认为是大好事。如今看来,其实去某所平民子弟为主的市重点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分配去了那家厂,许多人为我叹息,30年后却发现那次分配算得中了上签。至于离开省重点去了中专,放在现在的视角,算是滑落了。可是当年的中专和现在不具可比性,闲时搜索了一下,初中班长目前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公司市值百亿上下浮动。中专班长眼下是一家上市公司行政总裁,也是成功人士。

对于大多数国人,夏天都承载了许多青少年时期的难忘回忆。这辈子能飞多高、能走多远,在几个关键的夏天往往埋下了伏笔。



幸福的扇子舞起来
◎子穆

不服老

◎程然

除了那份“革命军人证明书”,我手上再没有父亲的遗物,其实我应该将那份报纸留下来的,那份报纸并没有登载什么重要的消息,只是因为父亲在上面写下了三个字——“不服老”。

1955年,26岁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回乡,因为读过几年私塾,在部队又当过文化教员,组织上安排他去当教师,他不愿意,坚持要去一家只有几十个人的织袜合作社做保全工。当时,做一名教师无论是待遇还是社会地位,都比工人要好得多。17岁,父亲曾经在上海一家袜厂做过学徒,一定知道榔头、锉刀比粉笔要重得多,车间比教室要脏得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前者。

父亲从保全工一路做到厂长,工厂也从原来的织袜合作社变成针织内衣厂。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力推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而他接手的是一个设备老化、产品滞销、工资发不出、人心涣散的烂摊子。父亲重组领导班子,确立目标责任制,引进先进的设备,淘汰落后产能,开发新产品。为了推销产品,他和推销员南上北下,当时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车票非常难买,不要说卧铺,连硬座也时常买不到,只有站票。距离远、时间长,50多岁的父亲曾经因为站得太久而双腿浮肿,他就想了个办法:带一件长的旧外套,上了车,裹上外套,一头钻进人家的座位下面,在污浊的气味中呼呼大睡。也许对于跟着父亲出差的年轻人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可父亲觉得根本算不

了什么,想当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曾穿着薄薄的军衣,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雪地上倒头就睡。那时,他们开发的品牌内衣“双龙衫”一炮打响,畅销国内,针织内衣厂由此一跃成为县里名列前茅的纳税大户,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转而被誉“江北一枝花”。61岁,父亲从国营针织内衣厂厂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父亲一退休,登门聘请的人接踵而至。父亲是个离不开工厂的人,他压根就没打算在退休后过打打牌、带带孙子的生活。在某个老板三顾茅庐后,他去了一家创办不久、只有几间小房子、设备老旧的服装厂。三年后,旧貌换新颜,设备、产品、产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服装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变而引起外资的兴趣,征地、建房、进口设备、招收工人,成为颇具规模的中外合资企业。老板待他不薄,工资、奖金、补贴、逢年过节的慰问一应俱全,但是有一天父亲辞职了,他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创办了一个服装企业,任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一般是个谋划、指挥、动口不动手的角色,可是就像当年做国营厂厂长时和工人们一起卸车一样,父亲从来不喜欢只说不动看着别人干。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父亲白汗衫从来就没有干过。早在机器进厂之前,他就算好了机器布局——朝向、距离,以及各类机器的排序,以便使生产流程更为简便而顺畅。当装运机器的汽车进厂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他熟悉的平缝机、锁眼机、双针机、钉扣机,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意味着他听惯了机器声不久就要响起了。从厂房外把一

百多斤的机器搬到位置,我们都感到非常吃力,父亲要搬,而且坚持。还是在国营厂任厂长时,有人就说他“爱厂如家”,如今这个“如”字去掉了,厂就是他的家,或者说厂就是他的孩子,从怀胎、孕育到呱呱坠地,包含父亲所有的爱和希望,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部。在早出晚归中,父亲迎接了一辆辆运送原料的货车,又送走了一辆辆装满服装的集装箱,但是当他在车间巡视时,脚步看上去缓慢而沉重了。有一天,我们看到他在坐下时,双腿一软,重重地摔倒了,送到医院后,医生说父亲中风了,这一年他78岁。

45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胃大出血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62岁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结肠癌,做了结肠切除手术。每当医生来查房时,撩开父亲的衣服,那两次手术留下的刀疤像两条紫色的蚯蚓趴在父亲苍白而松软的腹部。开始的几周无非是吃药、打针,我们给他按摩身体,发现他左边已经失去了知觉,中风后的病人,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或坐在轮椅上让人推,我们以为父亲将来就是那样了。没想到,有了一点精神之后,父亲就要下床,让我们兄弟三人架着他在医院楼道里练习走路,一趟又一趟,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父亲大汗淋漓却不愿停下,日复一日,父亲的左腿竟然能往前挪动了。

有一天傍晚,我独自和父亲在病房聊天,我问父亲病好了准备干什么。我本来已经悄悄给他买了笔墨纸砚,想让他回家后练练字,安度不算晚的晚年。父亲却说还要干——“我不服老”,说这话时,他脸上露出刚毅和执着的表情。

多夸夸父母

◎徐建中

住在农村的母亲经常给我送来腌制好的雪里蕻,一个朋友吃了后连说爽口开胃,让我把腌制的方法告诉他。于是,回老家时,我便让母亲教我。母亲先是一怔,然后笑了笑说:“也没有什么技巧,关键是要采摘新鲜的雪里蕻,晒的时候不能晒太枯,那样就失去了水分,一般晒个两三天就

可以腌制了……”听母亲讲完,我赞叹道:“您真厉害。”母亲居然有些羞涩:“老了,记性是大不如前了。”分明,我看到母亲如此开心。

我倏忽间明白,母亲虽然老了,但也是有自我价值感的,如果我多夸夸母亲、多请教一些她精通的事,让她有一份满足感,肯定远远要比买好吃好穿的更令她开心,而我却

一直忽略了。从此,我经常变着法子回去向母亲请教问题。起初,我只是想表达一份孝顺,让母亲多开心;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种方式,它不但增进了我和母亲的感情,还让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会的知识。平时多夸夸父母,多多请教,对他们是一份满足和骄傲,对我是一份学习和孝顺,何乐而不为呢?